

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1354514

10位ISBN编号：9571354511

出版时间：2011-10

出版时间：r筮幕靄嫫I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苦苓

页数：20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### 前言

「我就要離開部落了。」  
泰雅小女孩瓦幸說著，黑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。  
「以後不能陪你走步道了。」  
我還來不及反應，她的話又像一拳打中我的胸口，而瓦幸自己的眼眶也濕了。  
「妳……妳要去哪裡呢？」  
我變得有點結巴了，我知道她阿姨住在都市裡，也知道他們家人一度討論過遷居，但沒想過是在我剛出版了新書之後。  
是為了更好的學習環境嗎？  
還是在山上的生活實在太「渴」了？  
「渴」是泰雅耆老給我的說法，第一次聽說時，我還傻傻的問：「山上也會缺水嗎？」  
後來才知道「渴」是「窮」的代替詞，以種植水果蔬菜維生的族人看天吃飯，有時只要一場颱風就會讓一年的收入全部歸零，只能依賴借貸過活，直到明年的下一場收成，一直都很「渴」。  
「我想去參加星光大道、超級偶像……還有很多選秀節目，」小女孩說的時候還帶著一些猶豫，彷彿怕我責備似的，「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喜歡唱歌跳舞。」  
「最喜歡。」  
聲音很小，卻很堅定。  
我終於確定過去那些在山林漫步的美好日子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  
「好啊！」  
我吸了吸鼻子，站直身子，「希望妳會成功。」  
「真的嗎？」  
馬罵（泰雅語：叔叔）你不會怪我？  
「她似乎很意外，又趕緊掩藏臉上的喜悅。」  
「怎麼會呢？」  
追求夢想很好啊。  
像我不也是實現了自己走入森林、又重新出書的夢想嗎？  
「我很快調整了心態，試圖給小女孩更多鼓勵，「如果不是妳，我的夢想或許沒有那麼快實現呢！」  
「也對。」  
「她還是和以前一樣，一點也不客氣，或者說，不虛偽。」  
泰雅小女孩從不推卻別人對她的讚美，如果她也自認如此。  
「像前幾天你在國家公園帶的遊客，還有人特地跑到遊客中心來，看我那張三年前的照片呢！」  
她喚起了我們第一次相見的情景：那時她跟著媽媽來上班，在櫃檯後面露出半邊臉孔，大大的黑眼睛、濃濃的眉毛、紅通通的臉頰、白得發亮的牙齒，然後……然後就是一整個春天太陽般的笑容了。  
那時我就想：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漂亮又這麼快樂的孩子呢？  
「我希望以後人家想來看的瓦幸，不是你書上的瓦幸，是我自己的瓦幸。」  
「好像應該說「瓦幸我自己」吧，但我沒有再犯老是糾正她語法的毛病，該把握的是這最後相處的機會。」  
「那我們……去河邊走一走？」  
「好啊，」她看了看自己的米老鼠手錶，「我媽媽叫我五點要回家，學鋼琴。」  
「妳家買鋼琴了？」  
「我正要大驚小怪，又被她瞪了一眼，「數位的啦！」  
我亞大（泰雅語：阿姨）要來？我，她說要打好基礎，以後說不定還可以自彈自唱，像……」  
「像周杰倫那樣對不對？」  
瓦幸笑了，露出熟悉的一口白牙，她又恢復了昔日的熱情與活力，一蹦一跳的在我前面向七家灣溪畔走去。

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清澈透明的河水依然潺潺流過，風在松林的枝桠間繼續製造濤聲，一隻尾翼豔橘的鉛色水鷀（音ㄉㄨㄨㄥˊ）匆匆掠過，這美好的一切以後就沒有人跟我分享了，我忽然覺得有點感傷，冷不防卻被小女孩打了一拳！

「喂，又在發什麼呆？

人家要送你禮物啦！

」 「禮物？

」我伸出食指，在她面前左右搖動，「少來了，妳一天到晚只會跟我要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### 內容概要

如果你得到與自然界溝通的能力，你最想跟它們說什麼？繼《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》後，超級解說員苦苓再次展開他與森林的祕密對話。

這一次，可愛的泰雅小女孩瓦幸離開他獨自追尋夢想去了，臨走前她拜託祖靈賜予苦苓神奇的能力，讓他能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及昆蟲動物們直接溝通。

得此「超能力」的苦苓欣喜若狂，卻發現原來草木昆蟲們個性十足，跟人類的想像完全不一樣！慌忙走避的蛇敏感又害羞、杜鵑花精靈輕盈又美麗、小螞蟻辯才無礙妙語如珠、榕樹與相思樹吵起來誰也不讓誰……

造物主對生命萬物精巧的安排，這一次又將帶給苦苓什麼樣的驚奇呢？

驚奇1：在路邊「跌倒」被撞見的蛇，不但有個會脫臼的下巴、會暫時萎縮的五臟六腑，甚至……還有腳？

！

驚奇2：小螞蟻原來跟人類一樣會畜牧、耕種？

！

它們用樹葉種植菌類，飼養蚜蟲吸食蜜汁……

驚奇3：「蜜」蜂「蜜」蜂，沒想到真正採花蜜的蜂其實不常看到，很多蜂都是肉食性的，還會從裡到外把蜘蛛吃個精光呢！

驚奇4：蝙蝠會發出別人聽不到的高頻率聲波，聲波反射回來後，只要半秒就可以定位、判斷前方是美味大餐還是障礙物呢！

跟鳳仙花姐妹談戀愛、撞見貓頭鷹和蝙蝠在聊天、聽群鳥七嘴八舌、跟檜木爺爺辯論……，噓！苦苓的森林祕語說也說不完……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### 作者簡介

苦苓

本名王裕仁，1955年生，祖籍熱河，宜蘭出生，新竹中學、台大中文系畢業。

曾任中學教師、雜誌編輯、廣播電視主持人，曾獲《中國時報》散文獎、《聯合報》小說獎，《中外文學》現代詩獎及吳濁流文學獎，著作五十餘種，盡皆毀棄。

現為雪霸國家公園解說志工，沉潛八年，驚豔於天地萬物超乎想像的各種生命形式，遂提筆書寫自然，其旅遊及生態作品散見部落格「苦苓好好玩」：[tw.myblog.yahoo.com/coolingplay/](http://tw.myblog.yahoo.com/coolingplay/)

2011年1

月集結多年來情感豐沛的細膩觀察，出版生動詼諧的《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》，成功開創新型態自然書寫，之後持續提筆創作，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多所反思。

### 繪者簡介

王姿莉

交通大學應用藝術所藝術學碩士。

熱衷無拘無束的冒險與旅行，迷戀中世紀的古建築與街道，享受異國風情的氛圍。

沉迷於台灣山林的雲霧樹石與荒野的花草蟲獸世界，專注於自然生態保育與繪畫。

專長為平面設計、插畫創作、自然生態解說；曾獲全國多媒體教學設計獎。

現為雪霸國家公園志工、荒野保護協會會員。

### 攝影者簡介

黃一峰

擅以攝影、插畫、視覺設計等專長記錄自然生態的藝術工作者。

1997

年加入荒野保護協會，並開始以影像及創作記錄逐漸消逝的大自然。

曾榮獲第29屆金鼎獎最佳美術設計個人獎，著作《自然野趣DIY》則入圍

2010

年非文學類書籍。

著有《自然野趣DIY》、《婆羅洲雨林野瘋狂》以及繪圖作品《老鼠博物學》、攝影作品《自然老師

沒教的事》、《爸媽必修的

100堂自然課》。

現為自然生態視覺設計工作者、荒野保護協會講師。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### 書籍目錄

推薦序：每個人都值得被需要及鼓勵 / 伊甸基金會志工 黃楚軒

緣起：瓦幸的臨別禮物

- (1) 第一次與芒草交談
- (2) 小螞蟻的生命大道理
- (3) 當我們「皮」在一起
- (4) 在路上遇見一隻好蛇
- (5) 檜木老爺爺的叮嚀
- (6) 我「意外」救了一隻蟲
- (7) 與蚊子媽媽初相逢
- (8) 一隻小山椒魚的告白
- (9) 榕樹與相思樹的PK大戰
- (10) 勇探蜂巢歷險記（上）
- (11) 勇探蜂巢歷險記（下）
- (12) 和鳳仙花姐妹談戀愛
- (13) 和一隻鳳蝶的告別與重逢
- (14) 小小「阿姑」發威記
- (15) 貓頭鷹與蝙蝠對話錄
- (16) 和杜鵑花精靈去爬山
- (17) 幫小鳥們畫畫像（第一天）
- (18) 幫小鳥們畫畫像（第二天）
- (19) 幫小鳥們畫畫像（第三天）
- (20) 幫小鳥們畫畫像（第四天）
- (21) 超級神祕怪客來襲！

後記：你真的、真的相信這一切嗎？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### 章节摘录

一、第一次與芒草交談 許多人隨意的碰觸植物，結果被割、被刺，又痛、又癢，都只會怪罪自然的凶險，卻從不反省自己只是個外來的侵害者。

走在觀霧雲霧步道（註）的木棧道上，兩旁的芒草輕輕隨風搖曳，初開的芒花在夕陽下閃閃發光，這般常見的自然景象仍然令人動容，或許我真如朋友戲稱的，得了「山癩」，再也離不開這無限豐富、變幻萬千的懷抱了。

「我不是蘆葦。

」忽然傳來一陣細弱的聲音，我停下腳步專心聆聽，聲音又沒了……不，還有！只是不在耳邊，而是在我腦海裡持續迴盪著。

這奇怪的經驗令我不知所措，原本聲音都是從耳中聽到，再傳到腦部。

但這種直接出現在腦裡，或者說心裡的声音，究竟是不是屬於「幻聽」呢？

或純粹自己的想像？

我想起了前幾天，泰雅小女孩瓦幸送我的臨別禮物——「據說」我應該聽得到一切生物的聲音，並且可以和它們交談了。

會是眼前的芒草在對我說話嗎？

「我知道你不是蘆葦，蘆葦是長在水裡的。

」我試著不牽動聲帶，在心中清楚的唸出這兩句話。

許久沒有回應，我只聽到大冠鷲在空中如嬰兒啼哭的叫聲。

真的是癡心妄想吧？

還想跟萬物交談呢！

小女孩天真的戲弄，我卻很當一回事，未免太……

「那就好，我最怕人家指著我亂叫：『啊

！

蘆葦，好漂亮的蘆葦哦！

』」真的回答了！

芒草真的聽見而且回答我了！

我喜不自勝，簡直就要手舞足蹈，但隨即收斂起來，對於剛剛還是陌生「人」的相遇者，不應該太過忘形吧！

「也許是他們看多了《水滸傳》的影片，以為你就是梁山泊的蘆葦吧，不知者不罪，別介意哦！

」又是半天的靜默，我才驚覺自己犯了大錯。

瓦幸叮嚀過我：「不能跟它們講太深、太難的話。

」一株矗立山中的芒草，怎麼會知道人類的什麼《水滸傳》、梁山泊？

我太大意了，急著彌補過失，「我是說，有人認錯了，你別介意，就像你可能也分不出人類的白種人、黃種人和……」

「但是我不會分不出人和猴子啊！

」這次的回答倒很快，也讓我啞口無言。

如果有人指著臺灣獼猴說那是人類，一定會遭大家恥笑，但我們卻常把芒草當作蘆葦。

「沒關係，」反而換它在安慰我了，「初次見面，我說個謎語給你猜吧！

」「你……也會說謎語？

我以為只有我們人類……」

「是啊，是你們這裡一位解說員，每次帶遊客來的時候都說這個

，我聽久了也就會了啊！

」我驚訝的張大了嘴巴，不是因為芒草會說謎語，而是它們根本就聽得懂我們人類的話。

那我自己在帶隊解說動、植物的時候，不知有沒有根本就把人家講錯了、它們卻無法出聲糾正的尷尬狀況？

這興致勃勃的芒草卻無視於我的窘態，自顧自地說：「你聽好哦！

一隻刀，兩面利，會切肉，不切菜，猜一種植物？

」沒想到它的學習能力真強，閩南語說得字正腔圓的，我歪著頭假裝苦思不得，它卻得意的

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：「就是你現在看得到的植物啊！  
猜猜看。

「我知道了！  
」我好像演技並不太好，只好學小女孩的天真樣子，「就是你嘛！  
芒草！

「答對了！  
」它的身軀搖擺得更厲害了，好像在為我鼓掌，不曉得我早已知道答案。  
我也裝作在益智節目裡答對問題的參賽者，興奮的上前與它握手。

「啊！  
」忽然一陣痛楚，血從我的食指上微微滲了出來。

「不好意思，割傷你了！  
我不是……誰叫你……」看它有點慌亂，我反而更不好意思了，芒草會割人，這是它的自衛  
機制，自己亂碰的人類豈能怪它？

「沒事沒事，是我不對，逆向碰到你，當然會被割傷，如果是順向……」我又伸手去碰它，它猛地閃  
開。

「不要再碰我了！  
」「沒事沒事……」我從它根部的方向，輕輕往外撫弄芒草的葉片，果然毫髮無損，「我這  
樣不就證明了，你本來就無意傷害別人，只為了保衛自己？

「嗯，沒錯，你還算……懂事。  
」我差點笑出聲來，這輩子第一次被一株植物稱讚懂事，可見得山裡面「不懂事」的遊客顯  
然不少，許多人隨意的碰觸植物，結果被割、被刺，又痛、又癢，都只會怪罪自然的凶險，卻從不反  
省自己只是個外來的侵害者。

「可是一樣是葉子，為什麼偏偏你的葉子會割人呢？  
」我吮著手指上的血，一邊好整以暇的坐下來和它閒聊，可得好好把握這「第一次」與植物  
交談的機會。

「你再逆向摸我看看，不過輕、輕一點。  
」它的語氣出奇溫柔，我依言輕輕碰觸它的葉緣，果然發現是鋸齒狀的！  
據說木匠的祖師魯班，就是因為被芒草割傷、仔細觀察思索後，才發明了鋸子這種工具……從小聽過  
的故事，卻到了年過半百才在森林裡證實，我不免搖頭苦笑自己過去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。

「可是葉片是軟的，就算有鋸齒，也不一定能割傷人……或者其他動物吧？  
」我得有點挑戰的精神才行，不能讓植物把我們人類看扁了。

「沒錯！  
」它似乎對我的問題頗為激賞，「光鋸齒怎麼夠？  
我的葉緣上面還含有矽呢！

「矽？  
」

矽谷的矽？  
」我恍然大悟，難怪看似柔弱的芒草可以如此「凶狠」的割傷人，但立刻起了更大的疑問：「不對，  
你是植物，身上怎麼會有矽呢？

「傻瓜。  
」它左右搖擺，有幾絲芒花隨風飄走，好像在嘲笑我似的，「我身上沒有，土裡面有啊！  
我只要吸收土裡的矽，放在葉緣，不就是最好的防身工具了？

「是厚……」我真心讚嘆，自然的奧妙總是令我一再折服，今天又多學了一點，就算被植  
物罵「傻瓜」也是心甘情願的。

「好吧，為了感謝你的教導，我就唸一首人類寫的、關於芒草的詩送給你。  
」

「詩？  
那也是一種謎語嗎？

「呃……也算是吧！

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「看來人類的智慧要應付植物也未必足夠，「你聽著哦！

『細漢親像稻仔叢，大漢路邊會割人，秋天若到開花籃，滿山遍野白茫茫（閩南語）。

』聽得懂嗎？

「懂啊，別忘了，我們是用心交談，哪一種語言並不重要。

」我又「不小心」被芒草教訓了一頓，看來這自然世界還有許多需要我去學習的呢！

「這個謎……詩，形容得很好，再過一陣子你來看我們，芒花就更紅了，在夕陽照耀下好像整座山都被火燒起來似的，你們也有人做了一句……也是詩吧，叫做……」 「丹山草欲燃！

」我和芒草不約而同的說，又相對哈哈大笑……咦？

它真的有發出笑聲嗎？

還是我自己太高興以為它也在笑？

管它呢！

能和芒草聊天，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！

我正想著回去如何向夥伴們炫耀時，小女孩的叮嚀卻在耳際出現：「有別人在就不靈，還有，也不可以告訴別人。

」 芒草隨風低垂，好像在跟我點頭似的，看來這就是我們之間的「祕密」，是無從與他人分享的囉！

（註）雲霧步道：位於雪霸國家公園觀霧遊客中心後側，為松木棧道，全程八百八十公尺，入口處有黃花、紫花及隸慕華三種鳳仙花，沿途遍植櫻花、楓樹及檜木，以及野生的赤楊、二葉松，也有臺灣百合、龍膽、黃苑等依序盛開，並可遠眺檜山霧景與雲海，是一條植被豐富、老少咸宜的人工步道

十三、和一隻鳳蝶的告別與重逢

傻瓜！

看不到我，你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蝴蝶啊，那和看到我不是一樣嗎？

對我們蝴蝶來說，世界上只要還有一隻蝴蝶活著，就代表我還活著。

走在武陵最僻靜的賞蝶觀魚步道（註）上，我在已經凋落的冇（音ㄨㄛˇ）骨消枝條上，看見一隻鳳蝶。

從它背上的大塊紅斑，裡面又有像西瓜子的黑色小點來看，應該是一隻曙鳳蝶沒錯，但它的翅膀已有些殘破了，神態也有些萎靡，不知是病了還是老了。

我小心翼翼的蹲下來，本來想伸手去捏它的翅緣，卻見它反常的動也不動（一般因有毒而怕捕食的鳳蝶都是慢悠悠的飛行，但真要抓住也不容易，它會忽然加速飛離），我轉念把手背向上放在枝條前端，「來吧，老朋友。

」它似乎聽懂了，腳步蹣跚的爬到我手臂上。

我站起身來，語氣儘可能的溫柔，「你是曙鳳蝶吧。

」 「是啊，你很會認我們嗎？

」它的聲音很低，但還算清楚，或許只是剛受了驚嚇、在休息而已。

「哪有？

」一語道破我的心事，「你們蝴蝶一般都亂飛……不，我是說飛得很快、停得又隱密，老是把翅膀花紋不清晰的那一面向上，看都看不清楚，還說分辨呢！

」 「好吧，今天有緣見面，我就教你幾招。

」 「真的嗎？

那我要拜你為師了。

」 「什麼『獅』？

這裡有猛獸嗎？

」 「沒有沒有，」看來這隻鳳蝶的想法還滿單純的，或許是因為和人類接觸不多，或許是它的生命原本短暫…… 「你看我的觸角末端，像一根棍棒對不對？

如果是觸角末端像勾子的，那就是弄蝶啦！

對，只有它們是那樣。

」 我心想只要看得清觸角，至少弄蝶我就分得出了，這是個收穫！

「而只要前翅在兩公分以下的，就是小灰蝶啦！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」 嗯，這樣更好分，又多確定了一種，「那我們不都是六隻腳嗎？對啊，不然怎麼叫昆蟲，但你若看到看起來只有四隻腳的，那就是蛺蝶。

」 「真的嗎？它們另外兩隻腳哪去了？

」 「別大驚小怪的，就是萎縮掉、看不出來了，像斑蝶、蛇目蝶，也都算他們一掛的，可以說是……四腳幫吧！

」 「那我知道了！再來就只剩鳳蝶和粉蝶。

鳳蝶比較大、多半是黑色的，和身上很多鱗粉的粉蝶明顯不同……」 沒想到興致勃勃的我又被打斷了，「不一定，鳳蝶也有比較小的、不是黑的，重點是鳳蝶停下來肚子不會露出來，粉蝶，哪，你看旁邊那隻黃蝶，停著的時候看不到它的腹部，有沒有？要這樣分。

」 「知道了。

」我頻頻點頭，「原來五種主要的蝴蝶這樣一分就清楚了，今天真幸運遇到你。

」 「唉，今天不遇到，明天或許我就不在了……」它自覺口氣有點感傷，又轉換了話題，「現在離得這麼近，你看清我了嗎？

」 「有啊，」我把手舉到肩膀的高度，它在我手臂上顫巍巍的，像風中的一片落葉，「你有觸角、複眼、像吸管一樣可以捲曲的口器，三對腳，兩對翅膀，肚子上……對了，肚子上兩邊都有氣孔，這下我可看清楚了！

」 「那你看過我、或者我們的小孩嗎？

」 「有啊，它們就是一般人說的毛毛蟲，其實多半沒有毛，長的是單眼，有些身上有假眼，就跟有些蝴蝶身上的假眼睛一樣，是欺敵用的，它們的口器和蝴蝶可不同，因為要吃花、葉、果實，所以有大顎、也有小顎……」 「有的還會吃蚜蟲和螞蟻幼蟲呢！

」它補充了一句，就垂下頭去，似乎有點累了。

」 「對了，它們還有吐絲器，肚子上呢也有氣孔，尾部還有勾，這樣比較容易攀附在植物上，我這樣觀察還算仔細吧？

」怕它禁受不起，我盡量放低聲音。

」 「是嗎？

」它抬起了頭，精神好像好點了，「我們的小孩每蛻一次皮就多一齡，齡嗎？

不一定是一年，算是一個階段吧！

通常會有四到六齡，每個階段長相都不同，有時候像葉片，有時候像鳥糞，有的還會捲起葉子把自己包起來，你看到的機會不多吧？

」 「那倒是，」我搔搔頭，有點不好意思，「我看的多半是它們比較大、不怕被看到的時候，可那頭上的角一舉起來，還真的滿臭的……」 它被我捏著鼻子的樣子逗樂了，鼓了鼓翅膀，但並未飛離我的手背，「比起其他吃肉的凶猛昆蟲，我們算是弱勢的，你看，除了小孩有這些逃避敵人的伎倆，大人的花招也很多呀，像你說的亂飛 也就是不規則的飛行，還有身上的假眼睛、偽裝枯葉的樣子，只有我們鳳蝶或像青斑蝶這種有毒的，可以直接用鮮豔的顏色警告敵人。

」 「說到敵人，你們的敵人還真不少，鳥啊、蜥蜴啊、青蛙啊、蜘蛛啊，還有很多昆蟲也愛抓你們吧？

」 「多得是呢，野蜂、螞蟻、螳螂甚至椿象，哪個不愛吃蝴蝶？不過我們最怕的不是看得到的……」 「看不到？

你是說細菌和病毒？

」 「也是啦，更可怕的是寄生的蜂和蠅，如果被它們在身體裡下了蛋，在你體內孵出來的幼蟲，就從身體內部開始吃掉你，那真是生不如死呀！

」 我聽得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，生物間的競爭雖然是大自然的常態，有些方式卻怎麼看也覺得太「殘酷」了，我還是轉移話題好了，「那幼蟲最後不是都要化蛹嗎？

」 「是啊，你看過嗎？

## 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有一種頭朝下的，那叫垂蛹；另一種用一根絲吊在樹上的，叫做帶蛹。

那可真是脫胎換骨呀！

老天爺要把我們小時候身體裡的組織全部打散、再重新組合成完全不一樣的樣子，很神奇吧？

「不是很神奇，是太、太、太神奇了！

不過你們剛剛羽化的過程，身體好像還是軟趴趴的，很脆弱耶！

「是啊，」它動了動身體，不知是否在模擬羽化的樣子，「要等體液充滿全身，我們才能變硬飛走，然後進行這一生最後的任務——交配、繁殖！

「這麼辛苦多變的一生，最後能變成這麼美、甚至可以說是最美麗的昆蟲，我覺得很值得耶！

「美麗，那是因為色彩，你知道蝴蝶有幾種顏色？

「它忽然這樣問我，這種題目未免太強人所難了吧，我伸出指頭算著，「紅、橙、黃、黑、白、藍、綠、紫……不是什麼顏色都有嗎？

還幾種顏色咧？

「我說的種不一樣，其實只有兩種，」它抬了抬頭，彷彿察覺我驚訝的神情，「一種是我們鱗片上原來就有的顏色，像紅、橙、黃、黑、白這些色，是身上的色素，不管什麼時候都看得到。

「它停了好一陣子，應該不是在思考，而是力氣不夠了，「另外一種是身體構造上的，也就是鱗片上的反光，像綠色藍色，都是要在光線照射下才看得出來。

「我懂了！

像那些比較有金屬光澤的，應該都是反光色吧，原來這就是書上說的物理色，而原本色素呈現的就是化學色了。

「我興高采烈，根本沒注意到它的狀況，「但不管是幾種顏色，反正蝴蝶是公認最美麗的就對了！

「美麗……經常是短暫的。

「輕弱低沉的一聲卻重重打在我的胸口，我注意到它已經很難在我手臂上維持平衡了，「你們……羽化之後，剩下的生命都很……短嗎？

「不一定，有的只有一、兩個月，像紋白蝶、一些小灰蝶；長得也大概一、兩年吧，像大紫蛺蝶、和有的斑鳳蝶……其實我們和花朵一樣，美麗，但是短暫。

「那你……」我小心翼翼的問，「也快……了嗎？

「你應該看得出來，」它勉強振作的站挺小小的身子，「我已經把卵下在一片片的葉子上，孩子們孵出來之後雖然看不到我，卻已經確定有第一餐可以吃，它們……會平安長大的，我的任務已經完成，是該走啦！

「那我……我再也看不到你了？

「能和生物交談這麼久以來，這是我第一次那麼接近它的死亡，真的有點手足無措，雖然明知一切都有盡頭。

「傻瓜！

雖然看不到我，但你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蝴蝶啊，那和看到我不是一樣嗎？

「不……不一樣，我不認識它們。

「我想起了《小王子》書上「馴養」的字眼，我當然沒有馴養這隻鳳蝶，但畢竟我們有過一段不凡的對話，它的獨特、唯一，不是其他任何蝴蝶可以取代的。

「對我們蝴蝶來說，世界上只要還有一隻蝴蝶活著，那就代表我還活著。

「它垂下了翅膀，好像要把自己回復到還是蛹的樣子，「你知道可以去哪裡找我嗎？

「我知道，」我用力點頭，覺得自己像一個傻瓜，「有蜜源植物的地方，你們……你會去採花；有植物會滲出汁液的，你會去吸食；還有，你最喜歡樹上掉下來、已經腐爛的果實了，那是你的免費大餐；還有溪流邊、或是積水的地方，你會停在那裡大喝、又大放，為了吸收裡面的礦物質；再有呢，就是……」

「為什麼不說了？

「它抬起頭來，「嫌髒呀？

「就是有動物的屍體或者是排遺……就是大小便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該用人類的標準來看，那也是你尋找食物、吸收養分的地方。

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」 「對啊，在那麼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，你怎麼能說，我已經不在了呢？」  
它的聲音越來越細了，我低下頭仔細看著手背上的這隻鳳蝶，想確認它還有氣息。

它忽然展翅起飛！

離開了我的手背，觸角驕傲的挺起，有些斑駁的雙翅用力拍打，上面的翅脈流動如黑色的河水，翅背上那像是紅色瓜肉、黑色瓜子的美麗圖案，以及翅尾那高貴的尾突，讓它始終像極了一名華麗的貴族，即使在生命的最後，仍堅持散發著絢爛的光輝…… 我沒有說再見。

我會再見到它，許多的它，無數的它。

（註）賞蝶觀魚步道，位於雪霸國家公園武陵遊憩區，由武陵管理站旁至觀魚臺，全長約一公里多，沿途蜜源植物茂盛，常見蝴蝶飛舞，小鳥嬉戲，並有獼猴出沒、山羊吠叫，終點可觀賞七家灣溪的櫻花鉤吻鮭。

是一僻靜優美、頗值一遊的景點。

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于美人 名主持人  
楚軒 伊甸基金會志工  
李偉文 荒野保護協會前理事長 / 知名作家  
劉克襄 自然生態作家  
侯文詠 知名作家  
蔡康永 名主持人 / 知名作家  
黃 森呼吸推薦

<<苦苓的森林祕語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